



米饭情结

□泥文

“你那饭瓢长了眼睛的啊？碗里面只有米饭，没有红苕。”每次吃红苕饭时我妈就会这样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只要一到吃饭时间，看着白花花的米饭，这个声音就会在我耳边响起。

那时候，我们兄妹三人都很小，一家人除了靠田地里的收获过日子，就没有其他收入和办法去应对。谷子要比其他农作物值钱，好卖。每一季收获的谷子，首先上交公粮，然后是兄妹三人交学费时卖、添置衣服时卖、送情赶礼时卖、凉寒感冒时卖、买油盐酱醋时卖……这样下来所剩的谷子就没有多少了，吃米饭成了一件奢侈的事。

大多数时候我们吃洋芋、红苕或者苞谷粥，一般只在过年过节或我们兄妹几个哭丧着脸强烈要求下才煮米饭，但那都是与红苕一起，米少红苕多。每到这时，我与两个妹妹站在锅边等饭熟，生怕离开后饭熟了被别人抢先，失去第一个舀饭的机会。第一个舀饭的，都有舀到多一点米饭的机会。因我年龄大，两个妹妹争不赢，只好眼泪汪汪地看着我将红苕挑出来，将米饭添在碗里。我妈看不过去，在数落我的同时还会用屈起来的手指关节给我脑袋上来一下，尽管会疼，但看着碗里白花花的米饭，就忘了疼，蹲在一边狼吞虎咽。

我家住在渝东北一个边远的小山村，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多田少，红苕、洋芋、玉米远多于稻谷。水田在山体上，稍远一点看，像一道道眉毛，沿着山势分散开来，在耕种时，有的田连牛打转身的空间都没有。这种田，就只能靠人力去翻耙打理。

耕种插秧时，爸背着犁耙，用在邻居那里租借来的耕牛，要把田耕耙三遍。第一遍一般在入冬的时候，犁耙过后，从家里弄些农家肥撒在里面，这叫施底肥，让田里的土吸收后变得肥沃。第二遍在立春后，这一次只把田里的土犁翻过来。第三遍在第二遍的基础上反向犁翻，然后耙平整，在耙整的过程中撒上适量的化肥，过两三天就可以插秧了。过两三天的目的，是让田里的土将化肥吸收进去，不至于直接烧坏秧苗。

那时我们那里都是用这种方法耕种，深耕细作，是为了更多地收获。这种想法是好的，其实由于谷种是自留谷种，薄田瘦土，又会时不时遭遇干旱，大多数时候难得有个好收成。如遇风调雨顺时会多收一些稻谷，这一年我们就可能多一些吃到米饭的机会；但在干旱年，稻谷产量锐减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一年里难得吃到米饭，还有可能到了第二年的四五月，就是我们的饥荒月。

饥荒月是最难熬的日子，这时红苕饭也难吃上。如果遇到家里来客了，我妈就背着客人拿着口袋从侧门溜出去，到本家叔伯家借米，那神情像做了亏心事，也像做贼。这借来的米一般只有等到秋天谷子收获了才能还。

在这几个月的荒月里，爸妈不希望有客人来，当然不是他们不好客。他们知道到那些有米的叔伯家借米的次数多了，他们会没有好脸色。借米的时间久了，去还米时还会引发一些误会。记得有一次，在一个本家大伯家借了米，去还时，我妈说借的5斤，大伯娘说借了7斤，就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起来。我妈将借米时的情景还原，说当时大伯娘用饭碗舀了三下，5斤还差一点，大伯娘就用手又抓了一点凑够足秤。可大伯娘一口咬定是7斤，没办法，借人家的，人家说是7斤，也只有还。那时候，邻里亲人之间借

东西不兴白纸黑字，全凭信任。其实，就是白纸黑字，没读过书的他们也写不来。妈折身回家往口袋里又添加了2斤。因这件事，我们家与大伯家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往来。

当然，在这几个月里，我们兄妹三个时时刻刻都盼望有客人来，就像盼望过年一样。有客人来，我们就能跟着吃到米饭了，而且在做米饭时还不会在里面加红苕，这是我们最兴奋的事。但看到我妈因借米风波闹得很久都不高兴，我对两个妹妹说，我们以后不要抢着舀米饭吃了。两个妹妹懂事地点着头，让不懂事的我只好突然也长大了。那时我们都不到10岁。

一晃，这情景就过去近四十年。在课本上见识过的高产量良种稻谷，大颗大颗饱满的谷粒，后来慢慢出现在我们那里。这良种稻谷，让我们那里的收获增加了不少，所以吃米饭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到最后，一点也不放红苕进去了。

后来，我们兄妹长大了，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走进了异乡打拼的潮流。爸妈耕种着以前耕种的田地，公粮后不用交了；家庭开支的钱有我们兄妹从外面寄回去，每年收获的谷子已不用卖了，就他们两个人吃，仓里的谷子存上3年已是常事。看到每年都有吃不完的米，爸妈又盼我们兄妹时常回去，像小时候那样围着他们、围着锅灶去抢饭吃。

由于地理因素，全机械化耕种在我们那里是不可能的。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手扶农耕地和半自动收割机走进了我们的田里，耕牛、犁耙与老式播种、收割用具已逐渐闲置；农改后钢筋水泥打造的蓄水塘、河堰，这些都成了稻谷丰收的保证。每年回家，看到我爸用自己买来的小型家用打米机打出来的白花花的米粒，亮得就像六月天夜里的星星，我抓起那带着温度的米粒，贴近脸庞、放在鼻翼，慢慢地闻着它的体香，这感觉真好。

“饭瓢长眼睛专舀米饭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了，现在每一次做饭不放上一点红苕，米饭就没有那种香甜，有了一种食欲堵塞的情结，实属易天了。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重庆市作协全委会委员）



金海湾滨江公园

□石子

我们的到来，惊动了嘉陵江
在礁石上，在岸边，在江滩
她跳跃着，盯住我们的一举一动
阻止我们靠近

其实，我们知道
金海湾滨江公园是嘉陵江养大的女儿
那些松林、枫林、桃林、杉林、樟树林
那些草坪、月见草、一串蓝、粉黛乱子草
都是嘉陵江给她缝制的衣裳

打扮得这么楚楚动人
她得时刻警惕，我们
拐走她女儿的心，甚至私奔
其实，我们是正经百姓
来这里只是饱饱眼福，餐餐秀色
和海棠吹吹牛
与樱花谈谈心

看看蓝花楹的长势
学学三角梅的韧性
让鱼纹步行道丈量一下鞋子的长度
可不敢亵渎江水蜿蜒，坡谷曼妙
对时光灯塔这个象形文字
也没有胡乱猜测，随意辨认

我们最多坐在江边，各种把自己坐成
顺着江水滚动的太阳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遗留在冬季的种子

(外一首)

□袁鹰

我曾在冬季的故乡
留下一粒种子
可惜还没等到开春
便告别了故里

至今都不知道
它是否发芽
或者早已死去
这成为我一生的憾事

至今我都无法想象
它长大的样子
也没有刻意去猜测
它是否寿终正寝

我好奇自己一生的疑问
竟来源于一粒不知死活的种子
我不仅冥冥中希望它活着
而且还要比我活得明白

丢失的红叶

一个年龄尚小的少年
曾在三峡之巅
丢失了一枚红叶

记得它被风
从树上摘下来时
仿佛浑身是血

当时我像扔掉一枚烫手山芋
决绝地把它抛向天空
并且睹它随风而去

后来每一次遇见红叶
总是心存愧疚，感觉在它眼里
自己更像一个冷血动物

多少次想着去找回
结果都变成自欺欺人
一厢情愿，有时更像一种心理安慰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那道光

□谢子清

本。总之，他读得非常投入，一副全然沉浸的样子。

他穿着一身阳光健康的运动装，蓄着一头精神十足的板寸，明显是把读书和运动这两大神功都修炼到了一定境界。我脑海中顷刻便浮现起周星驰电影中的经典台词：你这种出色的男人，无论在哪儿，都好像黑夜里的萤火虫一样。

还有一次也是去出差，在当地一家风味餐馆里，无意间看到收银台站着三位女孩子，其中有一位戴大框眼镜、身材高大但有点微胖，但见她一边精熟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客人，一边用手翻动着案台上的书本，这令人莫名好奇，我不禁悄悄打量起她来。那位女孩子应该正准备着一场逼近的考试，因为她不时会把书本打开，在某一

页快速浏览一段，又轻声合上，口中念念有词，显然是在背诵什么重要内容，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临阵磨枪”吧。估计由于时间紧迫，所以只得在工作的间隙抓住那难得的空当，聚沙成塔般想打开另一扇窗，想蹚开另一条路。我心中陡然升起温暖的希冀，默默祝愿她应考顺遂。

朋友荣丰是一位语文老师，最近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读书，全社会的焦虑》，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学生不阅读、泛阅读、浅阅读的担忧。交谈中，他甚至对自己的某些同事疏远书本、沉迷麻将愤慨不已。在他看来，教书之人倘若不是读书之人，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或许出于职业习惯使然，荣丰的忧虑有点“反应过激”，但他劝人读书的初衷是极好的。

读书就像修行，坚持下来，成为习惯，到了一定层次，量变成就质变，会在时光堆积沉淀中产生化学反应，如同燃烧一样，不仅会发热，而且能发光，不光温暖自己，还会照亮他人。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有一次到外地出差，中途坐飞机从江苏去北京，时间已近午夜，舱外是漆黑如墨的夜空，舱内是昏昏欲睡的人群。

在我右前方靠过道的位置上，坐着一位瘦高个子的男人。待飞机平稳飞行后，只见他悄然从提包里拿出一本书，然后将手缓缓举过头顶，轻轻掀亮座位上方的阅读灯。一束柔和的光仿佛得到召唤，瞬间便苏醒了，光柱像极了清澈的溪水，顺流而下漫到书页上。

此刻，机舱内是寂静的，绝大多数人已经进入梦乡，偶尔能听到舒缓的打鼾声，远远近近也有三两个玩手机的，只有那束照见阅读者的光，显得格外别致，格外温润，为这无边的夜色平添了几分宁静与祥和。我猜想，灯光下的书本，应该是一部精彩的小说，因为那位男子读起来似乎很轻松惬意，要不了多久就会翻动新的一页，而且极其专注地连续读下去。也有可能，那是一本暖心的散文集，或者是与他所学专业、所干工作息息相关的读

